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

甘做天梯

■李伟欣



插图：唐建平

夕阳斜照，晚风猎猎作响。战机滑出起飞线，李合侯和战友们排成横队，专注关切的眼神始终追随着战机。战机腾空的一刹那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追了过去，似乎没人注意到这群机务兵。

飞机场上，驱鸟的口哨声与工作用车的轰鸣声混杂交融，航空煤油、汽油味儿挥之不去。我走到绕着战机打转的机械技师李合侯跟前，扯着嗓子问好。在嘈杂的声音中，他转过身来，我看到了他黝黑的面庞、干燥的嘴唇与带着疤痕的双手。

来不及寒暄，李合侯摆摆手打个招呼，接着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。

他随身带着工具，时不时摘下手套碰一碰机身，随时拧一拧疑似松动的螺丝，哪怕看到一根头发丝儿也要去摸一摸。他一会儿钻到战机底下，一下儿又爬到了机背上，我稍不注意，便跟丢了他的身影。

一旁，电子技师、军械员、航电员们结束了自己的工作，在旁边列队。两名机械员站在战机两侧，盯着此时站在舷梯上的李合侯，等待他给出“搬走轮挡”的手势。

飞机起飞，人群渐渐散去，机场安静下来。

在随后的时间里，李合侯频频抬

腕看看手表，不时看看天空，焦急地等待这架战机回家。尽管身经百战，但每架战机升空，他都像父亲送小儿初次入学般放心不下。

某次，李合侯保障的战机未按时归航。“是飞机出了什么故障？还是我记错了回来的时间？”他在停机坪上来回踱步，时而拿着计划表反复比对，时死死盯着天空，细细寻找战机的影子。

随着时间流逝，他的神色越发不安。直到——

“我的战机回来了！”那一刻，李合侯仿佛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朋友，第一天入学的孩子，满眼都是激动。

与李合侯在机场交谈的时候，他眼睛里的这份热烈，足以抵挡机场那天的寒意。

回想起之前看到的战机腾飞时的景象，我不由得脱口问道：“你想成为飞行员吗？”

“没想过。从一开始，我就是一名机务兵。”

20年前，年满18岁的李合侯兴高采烈地站到战机前。初见战机，他为之深深震撼，进而沉迷其中。腾飞的战机是他专注于学习的动力。他笑言：“很多次梦见自己退伍再也摸不到战机，常常会惊醒过来。”

哪怕休假回家暂别战机，他心中

也藏着一份惦念。每次回家，他仍会关注着战机的情况，研究一些平时没时间研究的技术问题。休假带给他的，既有与家人团聚的轻松愉悦，也有一份牵挂。

离家之际，年幼的儿子不哭不闹，安静地推着行李箱送他离开。孩子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，让李合侯心中满是失落和愧疚。但一旦见到战机，他的眼睛又熠熠生辉。正如那天我见到他的样子。

在等待战机返航的时候，李合侯站在停机坪上看向天空，整片天空泛起深邃的蓝。日与夜交汇的时刻刻里，战机终于归来。战机停稳，李合侯大步向前奔向战机。

“成为机务兵，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。”他回头对我说，笑得自豪，“我保障的战机，大家都想开！”

对战斗胜利负责、对战友生命负责、对国家财产负责的誓言，凝结在每架次战机维护中，凝结在“甘做天梯托轿子，誓做战鹰守护神”这句口号里。

日月更替变换。当阳光洒在战机银灰色的蒙皮上，当飞行员坚定从容走向他所维护的战机，当战机如一柄利剑直刺云霄……我仿佛看到李合侯化为一道天梯，托举着飞行员从地面迈向天空。

望着李合侯奔向战机的背影，我也笑了，我想我理解了他口中的幸运——其实，一架架战机的安全飞行都是他的勋章。



记者心语

每一朵
奔腾向海的
浪花都绚丽
灿烂。

李伟欣

成就感

■吴东东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像冯磊这样在大城市、入伍近17年的兵，在这个地处偏僻的部队，的确有些引人注目。是什么让他如此心无旁骛地扎根于此呢？

聊起为什么参军、选择留队，冯磊十分坦率。19岁那年，他和父亲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征兵新闻，父亲便随口说了句让他也去报名试试。冯磊也没多想，随后就去报了名，没承想各项流程都很顺畅，最后顺利收到了入伍通知书。

虽说当兵这件事像是父子俩临时起意的决定，但当兵离家的那天，父亲还是认真叮嘱冯磊要在部队好好干，争取考上军校。

转眼到了当兵第2年，冯磊考上了士官学校。在士官学校，他入了党，年年都是优秀学员。上完学回到老连队后，临近下士服役期满。冯磊觉得部队培养了自己，自己也热爱这绿色军营。于是他递交了留队申请，顺利转上了中士，接着还当了班长。

冯磊当班长那年，正值单位准备搬迁新营区。一天，机关的一名参谋找到学通信专业的冯磊，请他参与设计一份通信线路布局图。冯磊欣然受命，不仅设计出了布局图，还全程参与了工程施工。“现在的通信管道位置都在我脑子里装着，我就是通信线路‘活地图’……”说起这件事时，冯磊的嘴角不自觉地扬起，他说那是让自己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

2014年夏天，另外一件事同样让

冯磊成就感十足。那时他随部队赴某地参与红蓝实兵对抗演习。第一轮对抗结束后，单位首长带着一位少校和两名战士来到他的装备面前。少校是红方部队的一名博士营长，来找冯磊请教干扰装备的问题。装备舱室里没有多余的椅子，在听冯磊讲原理知识时，博士营长和两名战士干脆席地而坐，拿着本子边听边记。

冯磊本以为只是与博士营长做一个简单的业务交流。谁知给他们讲解完以后，他发现装备舱室外还站着许多红方部队的战士在静静地等待听讲。那一刻，冯磊真正感受到了自己岗位的价值所在，同时感受到了一份责任和幸福。

这种美好的感觉，能燃起男儿热血。在经历了为红方部队官兵传经送宝这件事后，冯磊给自己定了个目标：留下来，成为精通干扰装备的行家里手！

凭着勤学苦练的劲头，没过两年时间，冯磊还真成了专业尖子，并迎来了许多“高光时刻”：成为单位第一个军士指挥员、第一个在演训中担任训练评估员的军士，每次参加演训都有部队点名邀请他去授课。

这让冯磊很有成就感，用他的话来讲：“我是一个战士，技能得到认可可是最大的快乐。”

因为舍不得身上的军装，丢不下自己睡半夜、起五更练就的本领，忘不了解决难题的成就感，冯磊一再选择留队。

冯磊常常想起父亲鼓励自己的话：“热爱的事情要坚持到底，在部队好好干。”他觉得父亲说得很是在理，自己选择了军旅，选择了留队，就是源于深藏心底的一份热爱。

心的眷恋

■杨丽雨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不知该怎样形容你的宽广
也不知如何赞美你的伟大
我们喜欢喊你“母亲”
你的胸怀蕴藏无尽的希望
你的微笑使我们斗志昂扬
本子边听边记。

祖国，我最亲爱的母亲
我看见大地油画般的盛装
我看见五谷酿出秋的金黄
我看见江河湖海的激荡
我看见磅礴向前的力量

冉冉升起的红日
驱逐了那些黑暗的岁月
高高飘扬的旗帜
指引着前进的方向

镰刀划开沉闷的阴霾
让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
锤子砸断所有的锁链
让回家的路平坦顺畅

告别昨日的凄风苦雨
你是春天一棵蓬勃的大树
让鸟儿有了欢歌的天堂
让花儿散发诗意的芬芳

长征

第5658期

湾山兵 湾山情

■薛兵 李旭 罗博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湾山，并非名山大川，它是江苏省句容市几处山落的代称。然而，在武警江苏总队某中队官兵的心中，湾山有着独特的位置。

—

天空阴云密布，小雨淅淅沥沥，心中满是落寞委屈——7年后，方文健对自己初到湾山的情境仍记忆犹新。

方文健第一次听说湾山——这两个字仿佛是苦与累的代表词。领导在给新毕业学员授课时，反复以湾山为例，引导大家艰苦奋斗、建功基层。

方文健暗想，湾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自己会不会成为去湾山的“幸运儿”呢？

分配当日，他果真“中奖”了。

这里九曲回环的山路一眼望不到尽头，营房设施老旧，土砖土瓦所见证的岁月超过50年……到达湾山后，眼前所见不免让方文健有些失落。但他发现与自己的愁容相比，中队战士的脸上却总有灿烂笑容。

方文健还在中队发现了一本数字字的记事本，以及一代代老兵回访中队时留下的纪念物。不少老兵来了又来。他隐约感到湾山存在着一种情感联结，凝聚着很多人的心。

时光如梭，方文健在湾山已经度过了2年。凭着一篇篇描写湾山兵、湾山情的稿件，他被支队机关借调，成为一名宣传干事。

2020年，支队根据工作需要筹划干部调整。已经是宣传保卫股上尉干事的方文健向组织表露了心迹。

“我想回湾山。”

为什么自己会时刻想念着湾山？或许出于对山的眷恋、对水的留恋、对路的思念……答案太多，让人思绪纷繁。

担任指导员后，方文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他想层层剖开氤氲于湾山的特殊情感联结。他再次来到中队荣誉室，仔细阅读那本已经翻过多遍的记事本。

泛黄的纸张记录着许多人和事——2020年、2019年……2015年，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调入人员名单上……记事本一直向前翻，来到了开篇的1984年。

1984年之前还有没有更多的故事？从记事本跳跃到一沓沓老照片，他看到了在淮安、白湖、盐城等地的中队老兵合影。时间线再向前推，方文健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老兵的留言……方文健不禁好奇，中队的源头在哪里？湾山的根脉在哪里？

为了寻找心中的答案，方文健开始了寻根之旅。

连续一个月的挑灯夜战后，方文健捋清了湾山根脉。1939年11月，八路军第129师平汉抗日游击纵队成立。穿越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的炮火纷飞，经过数次的移防改编，最终于1991年9月来到了湾山。方文健在队史中找到了更多英雄的名字，“特等战斗英雄”张河山、“特等杀敌英雄”赵洪法……

2021年9月，在总队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现场，参赛选手方文健讲述了湾山的故事，捧回“十佳政治教员”证书。此时，方文健感到心里增添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。

12年的光阴，在人的一生中有着怎样的分量？高亚东，就在湾山呆了整整12年。

湾山的第一班夜哨，高亚东去了离营区最远的哨位。作为新兵的他与老兵结对上岗。

圆月高挂，深夜的湾山寂静无声。山坡两侧树木丛生，蔓延的枝叶遮蔽了月光。“快点走，小心树上的蛇和毒虫掉到身上。”听到领班员的提醒，高亚东瞬间缩紧了衣领。

黑暗中，队伍继续前进。不知道绕了多少岗，下了多少坎，高亚东终于抵达了岗楼。

手上钢枪散发着凉意，脚下铁板不时地吱呀作响。哨位交接后，一切再次归于寂静。

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高亚东感到脚底板钻心地疼，麻木从脚趾渐渐地传导到脚板。

下哨后，高亚东感到浑身酸痛。但他没有想到，考验还未结束。

湾山的雨水充沛，滋养着草木，也滋养着虫豸。“有蛇！”一条花蛇爬上了巡逻道，直奔高亚东而来。所幸，身边老兵反应迅速，抄起身边的竹竿吓退了花蛇。

无论是晴空万里，还是刮风下雨，高亚东的一日生活几乎都未变过——起床、训练、开饭、上哨，湾山的生活就如同按程序行走的四部曲。

服役期满5年时，高亚东面临着走与留的抉择。父母劝他回家，说部队太辛苦，不能把人生都耗费在山上；朋友也劝他回家，外面生活自由自在，出来闯闯天地也未尝不可。

“在湾山真正吃过苦、流过汗，心也就留下了。”

这些年来，高亚东见证了通往湾山的公路修葺一新，各式现代化装备陆续配发部队……但山还是山的模样，兵还是兵的忠诚。

12年弹指一挥间，高亚东退伍了。女儿在家玩耍时，翻出了两枚三等功奖章……但山还是山的模样，兵还是兵的忠诚。高亚东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：“老爸在湾山当过兵。”

三

2009年，18岁的赵德凯入伍来到湾山。

赵德凯对湾山的第一印象是陡。那次中队组织长跑训练，又长又陡的大坡让赵德凯在半路就腿软力竭、眼冒金星。

“排长，我一定好好加练，争取下次不再掉队。”当晚，赵德凯心存愧疚，找到高亚东表明决心。

“好，说到要做到。”高亚东认真地说，“从明天开始5点半起床，我带你加练。”

不知过了多少个清晨，赵德凯再也不怕湾山的大坡了，跑得兴起时，他与高亚东一路加速，张开双手感受湾山的风。

随着体能素质突飞猛进，赵德凯被选拔进应急班，并作为种子选手参加支队比武。备战比武期间，赵德凯争分夺秒加训。然而，一天晚上开饭，他从蒸饭车往下搬菜时意外滑倒，滚烫的开水

浇在脚上。望着缠满纱布的脚，赵德凯忍不住哭了。他不甘心流了这么多汗水，却没有机会上场。

中队调换赵德凯到营区最内侧的六班养伤，中队长特地为他送来教学法相关书籍。“这段时间好好养伤，顺便看看书，学习怎样组织训练，你是当班长的好苗子。”

养伤的日子里，中队长送的书被赵德凯全读了一遍。自此，他迷上了教学法。

伤愈后，赵德凯向班长提出请求，希望有机会站在队列前组训。从那之后，六班就成了训练场上一处别样的风景——时不时会有一名义务兵出列，为全班讲解示范动作要领。

后来，凭借突出的军事素质和组训能力，赵德凯顺利留队，成为中队最年轻的班长。

中队还为他配备了“教练团队”，送赵德凯参加各类比武竞赛。理论“一口清”、动作“过得硬”、方法“创新高”……渐渐地，赵德凯“组训能手”的名声传得越来越广。

“你在中队已经满5年，是时候看看外面的世界了。”在赵德凯的晋衔仪式上，中队长语重心长地说。湾山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？赵德凯未曾想过。

2015年，赵德凯被中队推荐参加武警部队教学法示范视频拍摄。赵德凯以出色表现得到了工作组的高度评价，当年荣立三等功；2017年，赵德凯又代表中队出征总队教练员比武，摘得“十佳教员”头衔。

看着熠熠闪光的三等功奖章与荣誉证书，赵德凯知道那上面有湾山所有战友的名字。

时间来到2020年，赵德凯的军旅生涯进入第11年。如无意外，他再过一年就要退伍。此时一纸选调通知的到来让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“这次选调面向全军，所有担任班长满4年、有过教练员经验的士官都有资格参加。大家有意向的请找我报名。”听完中队长的宣讲，赵德凯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本想在湾山待满最后一年就退伍，但他也舍不得已经贴肤入骨的军装。

“趁着选调的机会，去一个更高的平台发光发热吧。”中队长与指导员双双找到了赵德凯，他们希望这名老兵可以破茧成蝶，飞到更远的远方。

赵德凯报了名，但他觉得全军人才济济，自己被选中的概率并不高。2个月后，赵德凯接到了面试通知。与他一并入围的有总队训练基地的老教员，有其他军兵种的优秀代表，而赵德凯的标签是一名湾山老班长。

临近退伍时，赵德凯收到了某军校的录用通知。离开湾山那天，赵德凯哭了。载他赴任的车，驶过他曾经害怕的陡坡，远离了他心中最美的山林。

在这籍籍无名的山落，一茬茬官兵将军旅足迹留在暗夜崎岖的巡逻路和寂静的哨位；他们用饱蘸汗水的青春之笔，续写着奉献与忠诚的篇章，续写着湾山兵的湾山情。



航母style(雕塑)

赵军安作